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中国

ZHONGGUOZUIJIA

最
2000
佳

随笔

韩小蕙\选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2000



中国最佳
随 笔

韩小蕙 选编

ZHONG
GUO
ZUI
JIA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7180/30/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0 中国最佳随笔/韩小蕙选编. — 沈阳: 辽宁人民出版社, 2001.2

(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)

ISBN 7-205-04924-5-I

I. 20… II. 韩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860 号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05 千字 印张: 14.25

印数: 1—10,000 册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

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陶 然

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封面设计: 金 明

责任校对: 侯俊华等

定价: 21.50 元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编辑委员会

张中行 林 非 车前子
王得后 孙 郁 韩忠良

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

《2000 中国最佳散文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随笔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诗歌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杂文》

《2000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》

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，广选、精编、集评。

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。为读者提供极具保留价值、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，卷首序言更见功力。

继 1998 年和 1999 年选本的发布，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、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。

本丛书将继续坚持“民间立场、民间态度、民间选本”的编辑宗旨，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。

我也谈谈随笔

来新夏

(一)

韩小蕙女士从1998年开始接受辽宁人民出版社之邀，选编当年随笔成集的任务后，至今已历时三年。第一年也即1998年该选集的序，由小蕙亲自执笔，把1998年的随笔风景浏览了一遍，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，高屋建瓴，指点江山，不仅给随笔以恰当的评论，还对随笔作家按一般与个别、男与女、长处与不足诸方面作了分析解说，有胆有识，持论应称公允。尤其最后一部分对随笔作家的分类，真让人有一种斯人也而有斯言也的感受，她把随笔作家分为三类：第一类是散文赶不上随笔，第二类是随笔写不过散文，第三类是散文、随笔写得不分高下。我有幸与张中行、金克木和周汝昌诸老并列为第一类的四条汉子，就我而言，对照实际，倒也心服。小蕙的那篇序实有供研究中国当代随笔史的参考价值。

1999年的序，小蕙采用了当代随笔队伍的排头兵中行老的一篇成作。中行老不愧为大家，大笔勾勒，字不过五百，言简意赅，字字珠玑，把自己的随笔观说得一清二楚。他要求：写随笔一是内容要有情有识；二是结构随着思路走，要如行云流水而自成条理；三是语言以清灵为好。他认为写随笔要达到心如止水，不用力，不求不同凡响的境界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则一是学识，二是修养。中行老话不多而立意深远明确，文章本身就是一篇随笔的范文。

时至2000年岁末，选集又将成书，小蕙这回把写序这一重任委托给我，使我十分惶恐，因为前有一老一少写出来的一短一长的序，把该说的话都说够说透了，我几乎是已卑之无甚高论。但从学写随笔以来，一直对随笔的缘起、定义、界说、写法、境界、功能等等都因一片模糊而深感困惑。如果通过写这篇序而略获条理，也未始不是好事。于是不辞浅陋，冒昧承担。我和中行老都是小蕙点过名的，中行老居四人之头，我则在四人之尾，正应了“虎头蛇尾”之谶。这篇序是否能写好，成败固难逆料！

(二)

我学写随笔主要从80年代开始，但第一篇试作却在半个世纪之前。这件事早已遗忘，只是最近托人查阅旧报资料，发现我在1942年9月发表过一篇《晓辩子说》，解说家乡言死是晓辩子的来源，这算是我的随笔处女作吧。后来很少写这类文章，再后来谨言慎行，不愿因文字招来某些无谓的灾祸，更不着一字了。80年代以来，由于精神枷锁颇能自我解脱，即使说点错话，也能受到宽容，于是常把我读书、行路的事写下来成为一篇篇随笔。我读的书除了用文字写成的书外，还读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无字书；我走的路不仅指地理概念的路，也包含拖着沉重脚步，跌跌撞撞走过的人生道路。历年所得，文达数百，集成六种。虽然有了点实践经验，但尚难升华到理论高度，有些问题不是很明确，于是一面逢人而问，一面广

搜众说，粗加爬梳，或可备人参读。

也许由于好读史籍，往往对事物喜究其原委，所以先想到随笔的缘起。有人在文章中说：蒙田是随笔的鼻祖，其说未免笼统。把四百多年前的法国人拉来当中国随笔的祖先，实令人心有不甘。按舒展先生的说法，如果是有名有实，宋朝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比蒙田至少早三百多年。这一体裁一直传递下来，至清蔚为大观。许多文人学士都有写随笔的爱好，名目各有不同，清初诗人王士禛是高官显宦，学坛泰斗，就写了多种随笔，如《池北偶谈》、《香祖笔记》、《居易录》、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和《分甘余话》等等，内容文字都很好，值得一读。嘉庆道光时的梁章钜也写了不少随笔，如《枢垣纪略》、《归田琐记》和《退庵随笔》等等。而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更是脍炙人口的一部随笔。可见中国本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随笔大国，何必数典忘祖，硬拉个洋人来当鼻祖呢？还是阎纲先生说得好，“蒙田是西方随笔的祖师爷”（《学者随笔》序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）。

随笔的定性问题，一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我在读高中时，曾从谢国捷先生处借读过距今八百余年的宋洪迈所写的《容斋随笔》五种，卷首有洪氏于宋淳熙七年（1180）所写弁言一则，开宗明义地说：“余老去习惯，读书不多，意之所之，随即记录，因其先后，无复詮次，故目之曰随笔。”十年前，我在读清嘉道时人陆以湜的《冷庐杂识》序时，曾见有一段关于随笔的比较明确的定义说：“暇惟观书以悦志，偶有得即书之，兼及平昔所闻

见，随笔漫录，不沿体例。”这段话说的是，随笔内容是观书、阅世之所得，随笔的文字是随着思路率性而作，随笔的文体是不受传统规矩约束的。近几年，许多文人学者都发表过长短不等的见解，我也比较注意各家之说。记得1995年随笔趋热的时候，《光明日报》于3月8日在文化周刊开了随笔专版，集中发表了若干作家学者对随笔的短论警句，很有看头。主持人韩小蕙的版头缘起中，总括了当时随笔的总貌说：“这批随笔，多以文化、哲学的参悟为其底蕴，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大变革、世态人心的升降沉浮，以及现代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双向生存困惑等等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与咀嚼”。她还从社会意义、文体革新、作者队伍的扩大和艺术审美等角度来分析兴起和发展的原因。他如张中行、金克木、李国文、钱理群、邵燕祥诸先生都有精辟的高论。张中行先生主张“笔随思路走”。金克木先生主张“笔随人而写，看来随意，实在费心”。李国文先生认为随笔“无论浓妆淡抹，无论甜酸苦辣，一是得有点看头，二是能让人看下去”。钱理群先生非常明确地提出：“随笔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。它所要述说的，是刻骨铭心的个体生存体验，是只属于自己的‘个人的话语’”。邵燕祥先生则规定了随笔的境界是“我手写我口，有感而发，从心所欲，信笔由之，不蹈袭，不做作。行欲其所当行，止于其不得而止，真正的‘下笔如有神’——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随笔境界”。后来又读了舒展先生一篇名为《关于随笔的随笔》的长文。舒先生文章中有一些颇多启发的论点，如“随笔是文学样式

中的好杂种”，“随笔的灵感源泉是自由和自然”，“古文和外语好，国学根底深厚的人，写出的随笔淡而有味，触处生春”，“随笔大家没有一个是随大溜的盲从者”，“中国随笔长河是世界随笔大河中的一条重要干流”等等。舒展先生还特别指出，在随笔“这一巨大矿藏中，将会发现大量有历史价值、文学价值、审美价值和消遣价值的各种稀世珍宝。其中有一条金矿脉，若隐若现，那就是随笔的思想价值。”（《学者随笔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）他更指出鲁迅的《随感录》和巴金的《随想录》是中国随笔思想价值的精华所在，为随笔后学提出了范本。郭宏安先生曾在一篇题为《随笔与随笔习气》（1995年8月30日《光明日报》）文章中写过一段十分深刻的话说：“如果您没有鲜活的思想，没有独特的解说、没有新颖的表达，没有个人的笔调，没有经过先使自己感到‘头痛’的思考，您不要写随笔。”我很赞成这类警策之语，非尝其甘苦，难得作此言。这些意见对于随笔的有关理论问题都有所阐述，有力地驳正了当前一种流行看法即：“随笔乃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不假修饰率性而作的零星短文”。所有这些，对于我这个学写随笔的人都给予了条理性启示。

为了开阔视野，我在写过多年随笔的朋友指点之下，于1987年读了人称随笔鼻祖蒙田的《蒙田随笔》选译本（梁宗岱等译）。十年以后，又读了《蒙田随笔全集》，确实很有感受。适当其时，我从《中国商报》上读到叶蓓先生写的《正襟危坐读随笔》（1997年9月12日）一文，他

说：“读一读《蒙田随笔全集》，才知道随笔也不是随便写的。作为一个爱读随笔的普通读者，我斗胆想建议我们的随笔作者随时翻阅一下蒙田随笔，写出点提神的东西来，写出点有趣得让人正襟危坐的东西来。”这番议论对蒙田随笔的评价颇高，而提神、有趣两点，确也是写随笔时应当遵循的信条。我也曾正襟危坐地“啃”过《蒙田随笔全集》，深讶蒙田读书之多，思考之深，也许因为我的悟性差，底蕴薄，读得非常吃力，就像当年学习马列主义时读列宁的《哲学笔记》那样，屡屡废卷而兴高山仰止之叹。我确实感到这样的随笔可望而不可即，对于学写随笔的人也许会望而却步。但我有一种朦胧的想法，随笔是不是要让人如此费力去读？蒙田随笔究竟有多少人能比较轻松地从头到尾地读一遍？蒙田随笔是随笔，还是哲理性的著述？时辍时读，因时年余，我终于读完《蒙田随笔全集》，不可否认得到很多教益，但对用历史故事和传说来诠释自己便是随笔的最高境界，还是难以领悟，总觉得蒙田写的是哲人的哲理，在结构和文字上都陈义过高，总不如密切关注当代社会生活并迅速做出反应的随笔易于为人接受。有幸在读《1998 中国最佳随笔》时，读到季羡林前辈一篇名为《漫谈散文》的文章，有一段论蒙田散文的议论说：“蒙田的《随笔》确给人以率意而行的印象。我个人认为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蒙田是极其深刻的，但在艺术性方面，他却是不足法的。与其说蒙田是一个散文家，不如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。”这段不长的议论，解答了我对蒙田随笔的困惑。

(三)

八九十年代，特别是 90 年代，随笔写作成为文坛一大景观。我也就在这一年代溷迹于随笔界。当时的动机一是读了一辈子书，有许多信息应当还给民众，过去写的那些所谓学术性文章，只能给狭小圈子里人阅读，充其量千儿八百人，对于作为知识源泉的民众毫无回馈，内心有愧，而且年龄日增，也到回报的时候了，于是不顾原来圈子里朋友们的“不要不务正业”的劝告，毅然走出象牙之塔，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，还给民众，向民众谈论自己与民众，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。另外我还有一种羞于告人的动机，我想向师友们呈现另一种文字风貌，随手写点遣兴抒情之作，摆出点轻松洒脱的姿态。我的学生不无谏诤之意地说我是“衰年变法”，我也欣然接受。写来写去，积稿日增，在 90 年代连续出版六种小集。与我情况大体类似的一些旧识也多纷纷投身于此业，出版者便用一顶“学者随笔”的大帽子把我们这些“随笔新秀”罩进去。用意未可厚非，也形成一定气候，但并不十分理想。我曾对自己所写的几百篇随笔以“学术随笔”的尺度来“回头看”过，反思过，确如陶东风先生在《关于学术随笔的随笔》一文中所批评那样：“既无学术又不像真正的随笔，既无逻辑也无灵性，既不严谨也不潇洒。……它们常常既不能给我以诗意的痛快淋漓，又不能给我以学术的严谨缜密”。他认为：“写随笔应当越随意越

好，越自由越好，越酣畅越好，天马行空，无拘无束，主观主义，乃至自我中心越好。”而随笔应该是“自己心目中那些充满了智慧与灵性却从不掉书袋，也不受学术规范制约的真正随意之笔。”（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5月10日）学术随笔要达到这一境界，确乎很难，所以，当前以“学术随笔”命名的随笔似乎还不多见，对于“学术随笔”，我仅读到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》，其中分两系列收集了过世与存世学者大师们的学术随笔。对其中几位大家，我曾粗略浏览一下，只对陈垣老师那一集比较用心的通读全书，认为并不如陶先生所评那样，如陈老早年所写的《释奴才》、《放胸的说帖》、《牛痘入中国考》，晚年所写的《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》、《佛牙故事》以及史学方面的《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》、《记吕晚村子孙》、《顺治皇帝出家》等篇，无不叙事谨严有据，文笔条鬯清新，是文史融合的佳作，今世固不易求。今人似颇有自知之明，遂多以“学者随笔”命名，90年代中期大炒特炒的也正是这类随笔，于是《当代中国学者随笔》、《京华学者随笔》、《历史学家随笔丛书》以及一些具有学者身份的人所写的随笔，成为一时的热门趋势。“学术随笔”与“学者随笔”是两回事，前者以质量定，后者以身份定。陶先生的文章如易题为《关于学者随笔的随笔》，倒是值得重视的一篇针砭时弊的佳作，足以引起我们这些拥有学者身份而正在学习随笔者的思考！

90年代，“学者随笔”集大量出版上市，无疑是件

大好事，因为它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在不断变换与扩大，但若把“学者随笔”与“作家随笔”（如从大散文角度说，也可称之为“作家散文”）分成为楚河汉界般的两大类，甚至无根据地夸张“学者随笔”将取代“作家随笔”，我对此并不赞同。因为一则历史上作家和学者都属于文人学士一类，二者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，都是文化人做文化事。再者，中国的文化市场大得很，各文化层次的读者都有，现在和将来都会有众多读者喜欢“作家随笔”的；也会有众多读者喜欢“学者随笔”的，所以二者无需严分畛域的。不过“学者随笔”的快速发展势头和迅速挤进随笔市场的问题，却很值得思考。

我对上述问题曾经有过一定的思考，认为首先应该从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来看这个问题。换句话说，说“作家随笔”衰微也好，说“学者随笔”兴起也好，都是社会思潮的反映。改革开放前期，随着国门的打开，特别是随着我国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过渡与发展，多数民众被压抑多年的激情终于有了爆发的机会，这就为以激情创作为主要特点的作家提供了很大的用武之地。从80年代至今依次兴起的伤痕文学热、报告文学热、纪实文学热以及作家随笔热等等，无一不是这种社会思潮的反映。然而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并稳定发展，文化的回归已日益成为大众的期盼，以平实深刻有哲理和令人回味为主要特点的“学者随笔”，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喜欢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近十年来，“学者随笔”如日中天，正以其强劲的势

头在扩大其市场占有率，但也有一大问题，只看学者身份，不顾随笔本身体裁特点。中国学者为数不算少，但真正能按写随笔要求写出随笔的人数并不多，有一部分正在转向学写随笔。如果不加节制地开发这块领地，那么，拿出来的作品就不是随笔而往往是学术短文，难于为大众所接受，而日趋尴尬。随笔是一种很适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文学作品，理应得到健康的发展。把随笔作家按身份分为两类，或扬此抑彼，或扬彼抑此，都不是最佳道路，我认为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是最为理想的道路，现在看来，我国的作家和学者在素质上是有所不同的，各自的优势也很突出。作家在激情思维和生动有趣的表达方式上很有优势，而学者在深层思想，对文化的独特思考与见解上又很明显。如果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，那中国的随笔不仅质量能更上一个档次，而且其资源也将源源不断。但要走好这条路非经过一段艰难的行程不可。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优秀图书是众多作家的必修课，而改变自己久已习惯的晦涩难懂，脱离民众的行文方式则应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与改进。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地相信，“作家随笔”与“学者随笔”业已存在并将继续发展的竞争态势，不仅为彼此融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，也已预示了这一结合已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。这本选集正是体现这样一种融合。

(四)

写序难，为选集写序更难，为随笔选集写序尤难。因

为我既乏深厚的学问根底，又无光彩靓丽的文笔，更没有写随笔的经验积累，只是一个学写随笔的资浅作者，如何敢面对如此众多文坛学苑的大家名家，指手画脚，激扬文字？但是既想无负于朋友的委托，又想借机清点自己对随笔的思路，所以就写下这篇意在书外的序。序中阐述了我对随笔某些有待探讨的问题的看法。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？目的只是求教，缩短自己学写随笔的过程，并用以向主编交差。

我常戏称小蕙为“选家”，的确如此，她应该说是一位有经验的选家，前后已编选过二十几本散文和随笔的选集，逐渐以其编选的严肃性和高质量，赢得了散文界及广大读者的信任与尊敬。但是，网罗是否净尽，选择是否精当，常是选家难以避免的问题，那就需要各方面的谅解和指正。我希望小蕙尽全力编好这本选集，我更希望读者喜欢这本选集。

2000年12月1日为《2000年中国最佳随笔》作序，

写于南开大学遼谷

目 录

序 我也谈谈随笔·····	来新夏
季羨林 学术大师能不能超越·····	(1)
吴冠中 祖坟·····	(4)
何满子 缠脚陋习与文化逆流·····	(7)
黄宗江 人应像人·····	(14)
林斤澜 千百年夜话·····	(16)
来新夏 敦煌百年三笔账·····	(20)
谷 林 读书三则·····	(24)
袁 鹰 西子湖头有我师·····	(36)
牧 惠 我读蓝英年·····	(40)
李国文 超越四合院·····	(48)
林 非 未有收成的唐诗研究·····	(56)
舒 展 《太平天国》的收视率·····	(65)
林 希 我不是流氓，我怕谁？·····	(69)
柳 萌 快活每一天·····	(72)
王春瑜 千年虫、三通鼓及其他·····	(75)
汤一介 我真的能相信宗教吗？·····	(95)
乐黛云 山水五题·····	(78)
朱 正 怕读血写的书·····	(105)
潘旭澜 “天堂”的妇女·····	(109)